

庸庵海外文編

庸盦海外文編卷二

無錫薛福成叔耘

滇緬分界大概情形疏

癸巳

奏爲遵

旨與英國外部商辦滇緬界線滇境西南兩面均有展拓謹陳大概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文開光緒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密籌滇緬界務一摺請

旨專派臣商辦滇緬界線商務以重事權奉

硃批依議欽此仰見

聖主審於馭遠鄭重邊疆至意曷勝欽服臣查光緒十一年英兵進據緬甸之初前使臣曾紀澤先與英外部會商立君存祀既不可得英人自以驟闢緬甸全境喜出望外是以有允曾紀澤三端之說界務一端則願稍讓中國展拓邊界蓋指普洱邊外之南掌揮人諸土司聽中國收爲屬地也商務二端則以大金沙江爲公用之江在入募近處勘明一地允中國立埠設關入募卽中國之所謂新街也當時曾紀澤以未深悉滇地情形持論稍覺游移又因中外往返商查之際未能毅然斷而行之僅與外部互書節略存卷旋即交卸回華次年

英署使歐格訥與總理衙門議立緬約五條又以三端
尙非定局遂未列入約中臣自去年奉

命與英外部議界蓋在歐使立約之後已六七年查閱
使署接管卷內有曾紀澤議存節略英文參贊馬格里
又係原議之人臣屢遣馬格里赴外部重申前說外部
堅不承認據稱西洋公法議在立約之後不可不遵議
在立約以前不能其守以其有約爲憑既不敘入約章
必有所以然也臣思英人自翻前議雖以公法爲解實
亦時勢使然當其併緬之始深慮緬民不服及緬屬諸
土司起與相抗萬一中國隱爲掣肘彼則勞費無窮固

不敢不稍分餘利以示聯絡。彼之所以驟允三端者。時爲之也。旣而英人積年經理。萃其兵力。餉力。戡定土寇。復於緬境外之野人山地。稍用兵威脅服。收其全土。磐石之形已成。藩籬之衛亦固。彼之所以忽靳三端者。亦時爲之也。前議三端。旣不可恃。則展拓邊界之舉。毫無把握。且查滇邊諸土司。雖或久隸中國。然自乾隆以後。往往有私貢緬甸。以圖免擾而固圉者。英人執此爲辭。來索緬甸固有之權。則或指爲兩屬。或分我邊地。殆事勢之所必至。若中國旣失藩屬於前。又蹙邊境於後。非特爲鄰邦所竊笑。亦恐啟遠人之覬覦。臣再四思維。深

懼措注不善致乖總理衙門推許之意有辜

皇上倚畀之恩適值前歲秋冬以後英兵游弋滇邊常有數百人以查界爲名闖入界內去來倏忽野番土目驚聳異常英兵常駐之地則有神護關外之昔董暨鐵壁關外之漢董英人用印度武員之謀窺逼近界以致沿邊騷動風警頻仍雲貴督臣王文韶慮生釁端迭經電達總理衙門臣承總理衙門急電辦文照會外部斥其違理責令退兵又屢赴外部苦口爭論英兵稍自撤退滇邊至今靜謐臣又查野人山地縣互數千里不在緬甸轄境之內若照萬國公法應由中英兩國均分其

地曾紀澤嘗有此意而未申其說臣因復照會外部請以金沙江爲界江東之境均歸滇屬明知英人多費兵餉占此形勝萬萬不肯輕棄然必借此一著方可力爭上游振起全局外部果堅拒不應兩次停商而臣不顧數次翻議而臣不顧外部所稍依允者印度部復出而撓之印度部所稍鬆勁者印度總督復出而梗之印督至進兵蓋達邊外之昔馬攻擊野人以示不願分地之意臣相機理論剛柔互用外部謂此議非出自總理衙門與雲貴總督盡係使臣之私意臣電請總理衙門向英使歐格訥辯論以昭畫一總理衙門洞晰機宜力

伸畫江爲界之議。外部知我中外同心合謀。堅持不讓。甫稍就我範圍。然猶疊次翻騰。屢易其說。彼既重視野人山地。不願分割。於是有就滇境東南。讓我稍展邊界之說。據稱已與印督商定。於孟定橄欖坡西南邊外。讓我一地曰科干。在南丁河與潞江中間。蓋卽孟艮土司舊壤。計七百五十英方里。又自孟卯土司邊外。包括漢龍關在內。作一直線。東抵潞江麻栗壩之對岸止。悉劃歸中國。約計八百英方里。又有車里孟連土司轄境甚廣。向隸雲南版圖。近有新設鎮邊一廳。係從孟連屬境分出。英人以兩土司昔嘗入貢於緬。并此一廳。爭爲兩

屬今亦願以全權讓我訂定約章永不過問至滇西老界與野人山地毘連之處亦允我酌量展出其駐兵之昔董大寨雖未肯讓歸中國願以穆雷江北現駐英兵之昔馬歸我南起坪隴峰北抵薩伯坪峰西逾南嶂而至新陌計三百英方里又自穆雷江以南旣陽江以東有一地約計七八十英方里是彼於野人山地亦稍讓矣其餘均依滇省原圖界線劃分外部於三月二十三日行文照會前來臣適探知歐格訥與印督尙多方播煽欲阻成議事機呼吸變態萬端此議雖未滿臣初志不能不審勢而量力見風而收帆曾經將此情形電請

總理衙門進呈

御覽總理衙門與雲貴督臣之意亦謂於舊界有益無損屬卽商擬條款臣先行文外部訂定大局惟騰越入關界址未清尙須理論外部請待印度所寄地圖又值外部諸員避暑在外稍有停頓前據督臣王文韶電稱漢龍關自前明已淪於緬天馬關亦久爲野人所占跨則入關僅存六關現經臣再三爭論此二關亦可歸中國又前年英兵所駐之漢董本在界線之外臣因其扼我形勢逼處堪虞向彼力索外部亦願退讓以表格外睦誼刻下界務已竣商務本不似界務之繁重且已先

將大意講明無甚爭論現正商訂條款計可剋期蕆事矣臣竊惟數十年來西洋諸國競知中國幅員遼闊又有不爭遠土之名一遇界務鮮不爲耿耿之視若可聽其蠶食者於是琉球越南緬甸以藩屬而見吞香港琿春海參崴以邊隅而被攘甚至有覬及朝鮮議及臺灣者中國素守好大喜功之戒避開疆生事之嫌得之則曰猶獲石田失之則曰不勤遠略顧石田棄而腴壤危矣遠路弛而近憂迫矣我視爲荒土而讓之彼一經營則荒土化爲輿區以奪我利柄我見爲甌脫而忽之彼一布置則甌脫變爲重鎮以逼我巖疆伺閒蹈瑕永無

底止歲股月削。後患何窮。臣愚以爲必擇一二事以全力爭持。然後可以折狡謀而挽積習。此次滇緬界務。憑藉

皇上寵靈。始變前規。稍展舊界。實惟總理衙門之功。總理衙門統籌全局。假臣事權。始終扶助。謀議相同。每有查詢。朝電夕報。俾臣得遠承指揮。稍殫愚拙。雖獲地無多。而裨益有五。風示各國。俾勿藐視。一也。隱備印度。杜其窺伺。二也。保護土司。免受誘脅。三也。扞衛滇邊。防彼勘進。四也。援用公法。稍獲明效。五也。有此五益。臣始知曾紀澤所商展之界。迄今時異勢殊。亦稍有窒礙之處。

蓋南掌諸部近已盡歸暹羅爭之已覺不易而擇人各種惟康東土司最大其地與車里相彷彿英人欲據以遮隔法暹兩國斷不肯舍抑且離我邊境較遠控轄不易固不若今日之所展皆在近邊也除俟條約擬議妥協再電達總理衙門並專疏詳報外謹繪滇緬分界圖一幅恭呈

聖覽以黃紅藍三線分別舊界新界與英所欲占而退出之界所有商辦滇緬界線西南兩面均有展拓緣由理合恭摺馳陳大概情形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附陳駐緬英員遵約呈進方物片 癸巳

再查緬約第一條內英國允由緬甸最大之大臣每屆十年派員呈進方物所派之人應選緬甸國人等語當英兵據緬之初使臣曾紀澤迭准總理衙門密電以立君存祀商之英國外部英廷不允存祀始改爲存貢之議迨英署使歐格訥與總理衙門訂立緬約儘力磋磨意存翻悔經總理衙門堅持不懈始將十年派員之例列入約中誠以告朔餼羊雖不過稍存禮意而百年舊典未可弁髦棄之也惟聞英廷謀議始得緬甸頗出意外慮中國之隱掣其肘爰不憚以此虛禮款我八九年

來英人綏輯全緬布置旣密益務恢張其駐緬大員尙無照約舉行之意印度諸員異議亦由此而起德法諸國之好議者亦且從而譏之謂英以堂堂大邦修貢中國未免徇實利而不卹虛名英之外部頗存顧慮隱悔前事臣於前年卽派員赴印度部探問入貢之期該部人員一味支吾頗多遁辭臣恐久不催問此約竟成虛設因與外部再三理論外部始則設辭推宕繼稱待至光緒二十三年照約舉行最後答文稱英廷已豫備光緒二十年第一次派員赴中國蓋其用意甚深實爲滇緬分界不能稍讓地也臣於分界各端旣斷斷與爭不

稍鬆勁。深恐彼於貢事。難免變計。所以外部答允。雖久未敢信爲定論。今界務已大致就緒。彼於貢務。亦無異言。明年定可照約派員。初次規模既定。則以後源源納貢。不至誤期矣。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附陳派營彈壓野人山地片 癸巳

再臣與英外部爭劃野人山地之時。英人動以野人兇悍。中國兵力不能管理爲辭。且謂中國徒爭此地而不知管理。必致野人愈橫。擾累英人。所以有萬難分割之勢。臣查野人頗知耕牧。亦通市易。其馴順之氣。實過於臺灣之熟番。前歲遊歷道員姚文棟道經此地。野人結隊送迎。環求歸屬中國者。到處皆是。此等野人。雖不隸郡縣。數百年來。中國以不治治之。聽其自生自育。未嘗不涵濡。

聖化於深山之中。一旦聞西人逼處。知將奪其利源。其

喝喝內嚮之誠至爲迫切。蓋英人進兵野人山地及滇省近邊。不過在此三年之內。去年臣接滇商公稟。頗歸怨於騰越鎮廳之退讓。騰越鎮廳平日未諳洋務。又時時懼以啟釁。獲戾倉猝爲敵所乘。措注失當。不免應之過柔。亦事理所必有。臣之與英分界。適在英人占地之後。所以爭之更覺其難。然臣不敢不俯順輿情。扼要力爭。爭之不得。亦俾遠氓知我。

聖朝並非棄之化外。實係時勢使然。至彼族與我爭地。動稱控制不易。冀相恫喝。彼乃得步進步。乘機侵占。臣是以明告英人。如野人山地歸中國。則撫綏彈壓中國。

任之自係責無旁貸。今中國所分昔馬之地，係一種開
欽野人所居。又老界之內，亦有野人隨地散處。儻仍如
承平之世，不加管理，萬一野人出境，滋擾英人，英必以
我不能守約，來相詰責。尤恐枝節叢生，相應請

旨，敕下雲貴督臣，俟換約之後，查照約章，派撥得力練
勇一二百人，進駐昔馬，替換英兵，以鞏邊防，兼可約束
野人，俾就範圍。抑臣又觀西洋形勢，凡兩國接界之處，
莫不明斥候，修礮臺，造兵房，雖累世和好，而設備謹嚴，
遂能彼此相安無事。雲南西南兩面，昔與揅人野人各
種相接，所以臺壘久圯，關堡不修，亦可無虞侵逼。今與

西洋最強之國爲鄰則如何整頓一新如何規畫盡善想督撫臣皆久練疆圻公忠在抱必有先事綢繆者矣至各省綠營舊制往往爲外人所輕視以其用舊器而乏實用也則又非酌練新軍不足以隱銷外侮臣之愚見如是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附陳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全權片 癸巳

再滇屬東南羈縻之境以車里孟連兩土司爲最大近年新設鎮邊直隸廳撫理孟連北境計此一廳兩土司之地約可抵內省四五府當臣與英廷爭論野人山地之時英外部以車里孟連曾經入貢緬甸亦堅索兩土司及新設一廳作爲兩屬以相抵制臣查會典及一統輿圖車里孟連隸滇已久鎮邊新設直隸廳同知一官若忽改爲兩屬尤屬無此體制不得不儘力堅持厥後外部遽自轉圜願以全權仍歸中國果使撫馭得宜固守封域可以支格英法暹羅三國之窺伺而臨安普洱

思茅元江諸府廳州當皆恃以無虞不意英事甫定法謀又起邇來法人迫脅暹羅割其湄江東岸之地而車里轄境之大半亦在湄江以東法人迭次以分界爲請雖據聲稱並無侵占滇地之意彼知英人饒舌於先未必不思效尤於後然英究僅有索問之空言並未獲絲毫之實利臣今正與英廷互商條約聲明車里全屬中國與英毫無干涉約章一定不啻借英助我作證法人素性畏強侮弱彼聞中國與俄爭帕米爾與英爭野人山皆不遺餘力儻竟知難而退僅請分割界限以杜爭端則和平互商自易辦理不滋口實不起風波尤善之

善者也。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強鄰環伺謹陳愚計疏

癸巳

奏爲強鄰環伺世變方殷謹陳愚計略備

采擇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博攷輿圖遐稽史籍知我

國家幅員之廣軼漢邁唐而超越於宋明數倍惟元代
極盛之時差足比隆然元之塞外諸部不時自爲分裂
未若我

聖朝之一統無外控制得宜蓋形勢之雄治平之久人
民之眾洵莫與京矣自泰西諸國航海東來始不過藉
互市之名逐什一之利相狎旣久寢有違言釁端之起

僅在五十餘年以前。謀臣議論不一。忽和忽戰。累次失利。紛紜者逾二十年。而元氣已大損矣。厥後更定約章。稍持和局。外警之迭起。環生者。幾於無歲無之。中外籌議。不能不以防海爲兢兢。地之險者。扼之。土之荒者。闢之。軍之闕者。設之。才之乏者。練之。械之精者。購之。藝之良者。習之。蓋旣經盡臣碩輔。內外合謀。苦心經營者。亦逾二十年。中國聲威。稍稍異於疇昔。然瀕海之區。廻環萬數千里。布置旣已難周。猶且艱於物力。缺於人材。限於時勢。格於議論。措施不過十之二三。而狡寇窺逼之大勢。又不僅在海。而在陸矣。臣竊按英俄法三國。歐羅

巴著名強國也。其國都皆距中國三四萬里。彼知西洋大小諸邦。競能自立。難逞雄圖。未肆西封。遂勤東略。英人初藉公司之力。蠶食五印度。未幾而沃壤數萬里。盡爲所併。遂與我之西藏爲比鄰。近且脅服阿富汗。克什彌爾。巴達克山。什克南諸部。爲英屬國。其大勢駸駸北嚮。旣越蔥嶺。而與我之回疆相接。南併緬甸。而雲南之迤南迤西。悉與毘連矣。俄國自興安嶺以外。東傳於海。包我黑龍江全境。暨外盟蒙古。烏梁海諸部。西軼新疆諸城。地勢尤爲廣遠。自咸豐年間。來索舊地。而黑龍江以南。烏蘇里河以東。勘界一誤。蹙地數千里。至今西人

動輒藉口。謂爲中國不重邊地之明證。侵奪之謀。無時或息。俄人又於同治年間。乘我內寇不靖。稍以兵力吞滅浩罕。希魯特。哈薩克。布哈爾。諸回部。自是俄境亦接回疆。其地匝我三陲。迴環殆不下二萬餘里。法人自爭得越南。旋脅取真臘一國。歸其保護。近又侵割暹羅湄江東岸之地。疆圉愈固。氣勢自雄。而兩廣雲南邊外。益以多事。由斯以觀。中國東南兩面。大海繞之。其自東北以訖西南。則三強國之境繞之。防於海者。動虞諸國窺伺。防於邊者。日與三國周旋。至於南洋諸島。星羅棋布。昔人所謂海外雜國。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時候風潮朝

貢者。今已爲英與荷蘭西班牙三國之外府。竟無一島能自存者。此殆宇宙之奇變。古今之創局也。然猶有可冀者。曰。彼雖盛於一時。終將衰於異日。願臣觀西洋大國圖治之原。頗有條理。英俄法皆創國數百年。或近千年。炎炎之勢。不始今日。今其制勝之術。屢變益精。舟車則變而火輪矣。音信則變而電傳矣。槍礮則變而後膛矣。戰艦則變而鐵甲矣。水雷則變而魚雷矣。火藥則變而無煙矣。窺敵則變而用氣球矣。照夜則變而用電燈矣。專家之學。互殫智力。往往能制馭水火。呼吸風霆。新藝迭出。殆無窮期。其恃強逞威之具。旣如此。然猶有可

慰者曰。彼既與我和好。未必遽蓄狡謀。顧國必自強而後和。可恃。夫制敵而不制於敵者。莫如鐵路。英之鐵路。一已抵西藏近邊之大吉嶺。一已達雲南近邊之新街。俄之鐵路。將由塔什干而趨浩罕。近復經營西伯利亞鐵路。東聯渾春海參崴。法開鐵路以通商貨。已由河內直接諒山。而我無一足以應之。俄人移我界碑。脅我屬部之事。時有所聞。邇來帕米爾一役。終不脫占地故智。英人力爭野人山地。印度各官志在分據險要。侵逼滇疆。臣因滇緬分界。知其隱衷。法人注意滇南諸土司。已見端倪。彼既撤我藩籬。稍久必窺堂奧。其貪得無厭之

情又如此。蓋事變如此之棘。時局如此之艱。皆肇端於此數十年內。夫自開闢以來。神聖之所締造。文物之所彌綸。莫如中國。一旦歐州強國。四面環逼。此集燧義軒之所不及料。堯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今欲以柔道應之。則啟侮而意有難饜。以剛道應之。則召釁而力有難支。以舊法應之。則違時而勢有所窮。以新法應之。則異地而俗有所隔。交涉之事。日繁一日。應付之機。日難一日。誠不知何所底止矣。惟是通變方能持久。因時所以制宜。伊古盛時。或多難以保邦。或殷憂而啟聖。臣愚以爲

皇上值亙古未有之奇局。亦宜恢亙古未有之宏謨。夫英國地多而勢散。俄國土曠而人稀。法國政煩而民困。彼有所長。亦有所短。我有所短。亦有所長。誠能棄所短而集所長。自可用所長而乘所短。未得其術。則難者益難。苟握其要。則難者亦易。臣謹擇其約而易行者。請爲聖主陳其大略。一曰勵人才。所謂才者。何常時方無事。則以黼黻隆平爲貴。時方多事。則以宏濟艱難爲先。夫道德之蘊。忠孝之懷。詩書之味。此其體也。而論致用於今日。則必求洞達時勢之英才。研精器數之通才。練習水陸之將才。聯絡中外之譯才。體用兼該上也。體少用

多次也。當風氣初開之際，必有妙術以鼓舞之，則人自濯磨矣。迨豪彥競進之時，必擇異能而倚任之，則事無叢脞矣。羣才之振奮，默運於

九重之精神，勸之有具，斯培之有本；培之有本，斯用之不窮。至於多設學堂，隨地教人，多選學生，出洋肄業，亦皆儲才之要端也。一曰整武備。歐洲諸邦，以戰立國者，一二千年，凡事皆有專門名家，故中國練軍，不能不參仿西法。海軍取法於英，陸軍取法於德，已稍著成效矣。顧北洋而外，推行未廣，尙不足以建威銷萌。且論今日海軍，不在驟拓規模，而在簡覈名實，不在遽添船礮，而

在增練材藝俟其成效足與西軍相頡頏再援昔日化一爲三之議擴充分布則海疆自可無虞至各省綠營疲窳特甚前督撫臣曾國藩胡林翼已早言之似宜先就臨邊之地與英俄法相近者稍稍變綠營爲練軍因其舊餉給以新式火器而以西法部勒之漸除廢弛拘攣之習免爲西人所笑侮又查有可屯墾之地不妨酌置練軍或仿漠河金礦之例許公司集股開礦練營自護隨時操練以備調用似亦兩得之道也一曰濬利源泰西諸國競籌藏富於民之法然後自治自強措之裕如卽臣所謂養才練兵亦非帑項充盈不可蓋生財大

端在振興商務。商務以暢銷土貨爲要訣。欲運土貨以創築鐵路爲始基。今者

國家旣籌的款。營造山海關鐵路。以期漸達於東三省。此固護邊至計也。然地勢稍偏。土貨不旺。尙需歲貼養路巨費。恐非持久之局。今欲使此路廣引商貨。化貧爲富。似非通內地鐵路不爲功。內地鐵路仍宜查照湖廣督臣張之洞原議。分年籌費。由漢口開路。以抵蘆溝橋。而達山海關。則秦隴楚蜀晉豫之土貨。日出日多。轉輸益遠。商利自饒。必有自集公司。依幹路以築枝路者。不必官爲籌款。寢假大通四關富庶之機。蒸蒸日上。不僅

有事時徵兵運餉爲便矣。臣又嘗閱光緒初年各關貿易總冊。洋貨入口與土貨出口。厥價略足相抵。近年洋貨驟贏。土貨驟絀。中國每歲耗銀至三四千萬兩。則以洋布洋紗暢銷故也。蓋其爲物出自機器。潔白勻細。工省價廉。華民皆樂購用。而中國之織婦機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萬人。今上海武昌皆已購機設廠。織布紡紗。天津亦有紡紗之議。誠宜推之各省。及各郡縣。官爲設法提倡。廣招股。設立公司。優免稅釐。俾資鼓勵。收回利權。莫切於此。其他養蠶繅絲之法。植茶焙葉之方。鍊鐵開煤之學。一一講求整頓。豈非利用厚生之政。探

本握要之圖乎。一曰重使職。昔漢武帝詔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西洋諸國。或以宰相及外部大臣出爲全權公使。或以資深望重之總督出爲全權公使。使其視使職與將相並重。大抵相臣襄內政。使臣襄外務。外與內相表裏也。將臣尙武力。使臣尙文辯。辯與力相補救也。有百年安邊之計。定於三寸舌者。富弼之使契丹是也。有一介行李之馳。賢於十萬兵者。陸賈之使南粵是也。方今英俄德法美數大國。各挾勝勢以相陵相伺。其事體又與古迥異。彼與我立約通商定界。動輒有大利大害。倚伏乎其中。臣嘗謂國勢之振興。不盡恃

戰勝攻取。但能於交涉數大端。措注合乎機宜。恢張自有明效。夫總理衙門所恃爲耳目。爲手足。爲心膂者。莫如使臣。中國古多卓犖之士。然今尙稍艱其選者。不講之於豫也。西洋久著彊盛之績。然今尙不竭於用者。能練之以漸也。伏願樹之準繩。明示激勸。則風聲一播。足以奔走天下。俾人人以經濟爲先資。以遠謨爲急務。上之所重。下亦重之。下之所重。效自隨之。亦在

聖意之專注而已。以上四端。類皆勞臣之所經畫。

聖主之所施行。臣不過稍請變而通之。擴而大之。用力旣專。收效自倍。庶冀紓外患而固邦本。大抵英人堅韌。

俄人倔彊法人蠻橫而探其狡黠之謀則各造乎其極殊令我有應接不暇之苦然論我固有之權力苟善用之未嘗不爲彼所深憚誠使經理日宏賢能日奮必善審三國之變而備之可也卽徐待三國之衰而制之亦可也儻因循而不早爲計則敵已迫矣患已深矣儻焉不可終日矣詩曰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微臣奉使四國稍睹外洋情勢輒敢貢其拳拳之愚不勝戰慄徬徨之至所有強鄰環伺世變方殷謹抒愚計緣由理合恭摺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考察近事謹陳管見疏

癸巳

奏爲微臣考察近事謹陳管見以重民命而慎危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數十年來中外競修武備莫不講求火器火器藉火藥以致其用於是火藥隨火器而日精其類有餅藥炸藥棉藥之名未幾而爭用栗色藥又未幾而漸尙無煙藥性愈變而愈猛術愈研而愈酷中國風氣初開往往儲藏不慎未收其用先受其害謹就臣聞見所及者爲我

皇上敬陳之溯查咸豐九年二月長沙城中火藥局失

慎二三里內居民無得免者。溪河數處變爲平陸。有一巨窖。幸未引動。否則其患更不可思議。是年秋。山東火藥局失慎。周圍震陷十餘里。撫臣奏稱死傷姓名可查者四千餘人。曾奉

諭旨賑卹。同治六年十月。武昌城內有二局。中隔一湖。同時被焚。蓋因火藥局曬藥不檢。延及製藥局。轟動藥庫。焚去火藥及硝磺數十百萬斤。居民死者數千。平地百餘丈。陷爲巨浸。光緒十年十一月。廣東佛山鎮火藥局焚去火藥數十萬斤。燒失工匠一百九十餘名。轟聲震動省城。居民死傷甚眾。十六年九月。安徽太平府城

內火藥局。訇然一震。駐局之營兵工匠皆不知所往。縣署學宮。摧燬無遺。知府吳潮被壓而殞。罹害者數百家。各處殘肢斷體。令人目不忍覩。今年五月。廣東會城外三元里之火藥局。不戒於火。附近鄉村均被其患。至今擇地營建。尙未勘定。凡此諸事。久爲習見之端。實非承平之福。然臣不過約舉梗概。此外府縣城鎮之局廠林立。變生意外者。亦尙不可勝數。羣黎何辜。遭此荼毒。臣嘗疑此雖繫天時。亦由人事。奉使以來。留心考察。始知西洋各國火藥局。必避城市稠密之地。多在空曠寥廓之區。其議以爲如此危險之物。難盡免危險之事。所以

偶逢危險而不致多傷民命者非審於度地不爲功中國各省會城府城皆官吏軍民所駢集倉庫市廛所蓄萃萬無可置火藥之理其始蓋因標營弁兵操練舊式火器稍領火藥擇地存儲當時火藥質麤而力輕數微而勢薄尙不至爲大患厥後踵事增華研製日精需用日繁當事者習焉不察方謂循舊章藏舊地並非無端創建而不知藥力已十倍於前藥數已百倍於前戒備稍疏輒釀巨厄前歲松江紳民稟請文武各官將火藥局移建城外曠地卒以經費無出而罷夫狃取攜之便者未遑顧及生靈昧久遠之圖者鮮不安於玩愒臣嘗

思其事而恍然慮之大抵斯民飢溺非無急救之具惟猝然震發其患有不及防勇士戰爭初無避險之心惟無故罹凶其事爲尤可憫或謂時逢劫運非人力所能挽回臣則以爲消弭劫運者惟在

宸衷之惻怛或謂事關大局非仁術所能參用臣則以爲保全大局者尙待

朝廷之轉移伏惟

皇上仁慈憐物普護蒼生可否明降

諭旨通飭各省督撫臣自今以後文武各員不得在城市添建火藥局擇地築庫務求僻遠或在洲汴之上或

在山嶺之閒。儻有商民願捐鉅費。籲移舊局者。均聽酌辦。以順輿情。如一時未能驟移。不妨相機變通。將尤爲猛烈之物。分儲遠地。徐俟妥爲經理。其如何懲儆違玩之處。可否

敕下吏兵二部。嚴定處分章程。以昭畫一。而垂永久。如是則

聖主尙好生之德。官吏存警惕之懷。蒸民免无妄之灾。軍實鮮慢藏之咎。一舉而數善備焉。竊查各省設局。無不濬濠築牆。撥兵守護。然地居繁庶。則蹤跡雜而竊盜時聞。地處寂寥。則心志壹而防衛不懈。至於蓋藏宜密。

瞭曬宜慎。庫窖宜分。禁令宜嚴。凡承辦此事者。罔不以是爲兢兢。自可無虞失事矣。臣爲重民命。慎危機起見。所有考察近事緣由。理合恭摺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請展接電線杆禦水患片

癸巳

再臣聞本年六月永定河水勢盛漲南北汛各隄同時漫溢通州北運河亦陡漲丈許衝決長隄以致順直數十州縣皆成澤國漂蕩田廬淹沒人口不可勝數湖北荊州霍雨連綿江流暴漲江陵公安各屬隄垵先後決口巨浸汪洋居民避水不及者均遭沈溺竊思江河下游水勢之漲其上游來源必已先旺再值霖雨不止山水暴發奔注下游齧隄潰防之患鮮不由此而生蓋霖雨山水無可以驟挽之勢而上游來源有可以豫知之理方今各省電線四通八達若由通衢幹線接一枝線

至江河之上源短者數十里長者數百里而止厥費不多厥事易集派一委員專司其事每日測量水勢電報下游專轄兼轄各官夫水行之速不如風風行之速不如電外洋各國每藉電音以報海上颶風俾當其衝者速爲之備無不大獲裨益邇來永定河爲患日劇幾於無歲不決荊州地勢瀕江萬城大隄亦爲要工若永定河設線在桑乾河以上長江設線在夔巫重慶以上卽令來源驟旺下游一接警電官隄民埵可以剋期加工水之大至尙在數日之後乘閒繕完較易爲力雖時雨之行山水之發或出意外而田廬民畜藉一電以保全

者當得十之三四。低窪之區。聞一電而互相告戒。俾獲遷徙逃避者。當得十之七八。至於大河流長源遠。設電尤爲要訣。昔人每於河之上游。擇地標誌。謂上游水漲一寸。下游卽漲一尺。今若於陝甘境內。接線以達河濱。則河流稍漲。下游得電更早。廳汛各員。皆有十日之暇。可豫集料添埽。妥籌設法。化險爲夷。獲效尤鉅。推之淮漢諸水。凡可以爲民利害者。皆當以此法治之。可否。敕下直隸湖廣督臣。暨河臣漕臣。察覈情形。相機酌辦。似於扞禦水患之道。有益無損。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議定滇緬界務商務條約疏 癸巳

奏爲遵

旨與英國外部議定滇緬界務商務條約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十九年七月謹陳滇緬分界大概
情形並聲明界務將竣續議商務惟騰越八關界址未
清尚須理論等情在案臣前與英廷訂明將久淪於緬
之漢龍天馬兩關歸還中國秋冬之間仔細考察始知
鐵壁虎踞二關亦早被英兵占據幸鐵壁關距邊密邇
臣屢向英外部爭論彼始允令英兵卻退數里讓還關
址以庫弄河爲界惟虎踞關界限方向初甚渺茫久無

定論乃電請雲貴督臣王文韶派員查閱邀同八募英
官履勘英官並無異辭印度總督則謂該關深入彼境
七八十里已與八募相近且隸緬已百餘年一旦棄之
有損顏面其意難於割地遂并斬於讓關臣又聞印度
總督以外部允讓野人山內昔馬等地意甚不平聽信
武員邪說屢思翻異又欲借端停商全約停商之後彼
知中國界址未定漫無限制仍可伺機進占再閱數年
非特昔馬等地可以不讓卽界線亦可如彼意重定觀
於前使臣曾紀澤商辦之時迄今事隔八年再與議約
難易損益相去倍蓰其明證也臣再四思維決機宜速

不宜遲。防患宜遠。不宜邇。固不值以一隅而妨全局。亦未使爭小利而墮詭謀。度勢揆情。剛柔互用。甫在虎踞關以東。劃定界線。雖未能復百餘年前舊地。較之滇邊所守新界。似已稍有展拓。此界務已定之大略也。臣查商務辦法。應以曾紀澤原議二端爲綱領。一曰大金沙江行船。一曰八募立埠設關。彼族以停議既久。堅不承認。竊思大金沙江爲滇邊外絕大尾閭。兵商輪船暢行無阻。夫名山大川。國家之寶。苟有機會。當以全力圖之。滇西遠隔邊隅。宜有通海便捷之道。局勢方爲靈活。臣特將行船一事設法磋磨。外部始終支宕。以慮他國援

照爲辭。繼與商於約中另立一條。聲明此係滇緬交涉之事。他國不得援例。彼始勉強答允。惟於八募設關。慮之尤切。拒之尤堅。經臣再三開導。告以立約試辦。乃亦勉強答允。詎全約甫經訂定。印度總督仍堅持初議。不允設關。意在乘機要挾。責報過奢。臣思設關能否大獲利益。尙未可知。該督所索則萬不能允。且旣違其意。尤恐被其掣肘。不能獲益。臣於是顯責外部。無自主之權。竟將八募設關一條刪去。亦撤約中英人所得權利。如緬鹽不准運入滇境。英關暫不徵收貨稅。領事僅設一員。并限制其駐紮之地。商貨僅由二路。并化去其開埠

之名外部頗形自惡不甚爭論此商務已定之大略也竊惟中國地大物博數十年間東西洋各國立約通商船艦則行我江海租界則踞我口岸教士流氓紛至沓來領事臬司擅勢自恣或奪我商民之利或撓我官吏之權或違我教化之經或窺我寶藏之富事端百出防範難周

朝廷所以不輕允開商埠者職此之由惟自英人襲取緬甸以來雲南三面與彼毘連我所宜急彼所欲緩者莫如分界彼所素急我所稍緩者莫如通商曾紀澤前與議定俟分界後方能通商蓋寓相維相制之意邇年

英兵騷擾滇邊，不得不催英廷分界。憑仗

聖主威福，並承總理衙門指示，俾臣相機妥籌。悉心商辦。西面則稍拓野人山內昔馬等地，暨收回鐵壁天馬等關。南面則稍拓宛頂邊外之地，潞江以東科干之地，暨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全權。邊圉旣安，覬覦漸戢。但英人按照緬約第三款，催議商務，刻不容緩。今者八募設關一事，雖未就範，然因彼旣允復翻，我得收回別項權利，似於防弊去損之道，不無關係。加以大金沙江行船，乘便利於境外，播聲勢於寰中，似稍足變舊規而張國體。茲合界務商務約款共二十條，臣擬與英外部大

臣勞偲伯力尅日先將草約畫諾以杜狡變一面齎送總理衙門俟奏明

批准後即可換約開辦所有議定滇緬界務商務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附陳大金沙江行船片

癸巳

再大金沙江卽譯音所謂厄勒瓦諦江其上源發於印度西藏貫野人山全地及緬甸全境蜿蜒曲折五六千里入於南海爲中國西南邊外第一巨川臣查雲南西境之潞江瀾滄江非不源遠流長然溜急灘險每多不便行舟之處非若大金沙江之一律深通可駛輪艦轉輸便捷利澤無窮此次定約中國之船可隨便在大金沙江往來行走則形勝與英其之利益與英分之似亦綢繆邊務之要端從前滇西諸郡僻在荒徼距督撫所駐之地尙有一二月程以致聲氣易阻呼應不靈京銅

運路尤形險遠。水陸轉遞。耗費不貲。今則入募既開。商埠輪艦由江入海。旬日間可達津滬。雲南西路礦務。似可漸營海運。以節糜費。而昭迅捷。至於化瘠壤爲奧區。聯遐陬於內地。端倪已見。明效可期。是在經理之得人耳。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附陳酌定虎踞關以東界線片 癸巳

再臣前向英廷索還漢龍天馬二關繼查騰越八關除太平江以北四關確在老界之內今既劃得昔馬等地則四關更有外障惟太平江以南四關非特漢龍天馬久淪異域卽鐵壁虎踞二關亦驟難審其實址所在臣閱滇省所繪界圖該二關皆在界線之內意謂必無錯誤遂告外部應照原界劃歸中國外部亦無疑義並未駁辯旣而詳加考察微聞虎踞鐵壁早爲緬甸所占英人復屢加工程綢繆穩固英兵所守之界越虎踞關而東者已數十里越鐵壁關而東者亦六七里英人漸自

覺之於是爭論始起。臣與儘力磋商。外部始允將鐵壁關讓還中國。迨滇員尋覓虎踞天馬二關。勘得虎踞關在盈干西十里。距入募五十餘里。距南碗河邊。英人所指爲中國邊界者。入十里。天馬關則在西南。居猛密邦。欠兩山之間。英兵從關內山坡修路一條。以通緬屬之南坎。二關雖已久圯。關門營址尙存。詎印度總督異常狡悍。不肯讓地。外部從而附和之。據稱此關深入緬境。屬緬已百餘年。若中國索問此等舊地。則緬甸應索於中國者甚多。語意極爲堅勒。臣知英人不願我境逼近入募。英兵已多年扼守。欲令退讓。勢有所難。又思百餘

年前正直緬甸強橫之時。中國藩屬如孟堪孟養蠻暮木邦孟艮諸大土司。皆被吞併。則虎踞等關之入緬。當在斯時。今又與西洋強國爲鄰。臣愚以爲最要關鍵。莫若劃定界限。彼此截然。不相踰越。若爭必不可得之地。久懸莫定。門戶洞開。安知今日彼所指爲我邊者。他日不復爲彼內地。愈占愈進。後患奚窮。臣與訂明漢龍天馬。仍歸中國。惟漢龍關尙須查勘。如未深入緬境。自可通融讓還。天馬關內所築之路。彼稱係入募南坎往來要道。礙難隔斷。今議將新路歸中國。而於稍北一大路。許其借用。以示通融。仍於條約嚴立限制。以防流弊。虎

踞關雖不可得亦稍劃地以償中國一曰龍川江中之
大洲得此則自猛卯通漢龍關較形直捷一曰蠻秀土
司全地得此則天馬關外更依大山以爲固似較近日
滇邊所守之界有展無蹙矣至英人允讓野人山內昔
馬等地印度總督輒謂中國雖得此地不過交蓋達土
司管理土司力量豈能制服野人仍恐出而爲患擾累
英人不如歸英控轄等語臣欲杜彼狡謀告以前經附
片陳明請我

皇上敕下雲貴督臣挨換約勘界後派撥得力精兵數
百名填紮昔馬任撫綏彈壓之事必不僅交土司管理

因又責以信義不允翻悔彼族始無異言此臣相機了
結之實情也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附陳密保洋員片 癸巳

再自昔多事之秋。往往借材異國。秦用由余。晉用巫臣。吳用伍員。漢用金日磾。無不推誠倚任。得其死力。宏此遠謨。誠以鄰邦環伺。交涉多端。不收其僞。無以得敵國之情。不廣其助。無以應事機之變也。查有英文二等參贊官二品頂戴總領事銜英人馬格里。在駐英使館當差。近二十年前。使臣曾紀澤與俄外部議結。收回伊犁一案。與英外部議定洋藥加釐一案。馬格里皆在事出力。臣到任後。如新嘉坡改設總領事官。蕪湖武穴等處教案。和平了結。議定會立坎巨提頭目。以存兩屬體統。

馬格里贊襄機要均有成績。此次商辦滇緬分界通商。訂立條約。馬格里始終其事。惟以裨益中國爲心。邇者俄爭帕米爾全地。馬格里探知英俄分界。以小帕米爾劃與英國。建議轉商英廷。俾讓還中國。如是則中國不至失勢。而帕事較易就範。臣查馬格里忠於所事。勞勩不辭。研求利病。動合竅會。儻遇交涉要務。需人之際。馬格里堪備任使。用其所長。必有明效。可睹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保薦使才疏

甲午

奏爲保薦使才以資造就而備任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數十年來瀛環諸國舟車相達琛賫相輸始而通商繼而傳教又繼而遣使於是境壤則與彼毘連條約則許彼通行軍制則參彼規模船械則仿彼製造交涉之端日益廣需才之事日益多而握其大綱泛應咸宜者尤以豫儲使才爲急務當夫安危得失事機呼吸之秋無使才則口舌化爲風波有使才則干戈化爲玉帛平時遇事措注利弊所倚亦復動關全局臣愚以爲使才之選宜識形勢揣事情諳公法究約章其端

甚多其用甚殷西洋諸國經理外務莫不用專門名家內則自外部司員游升大臣外則自隨員領事游擢公使往往數十年不改其途惟其練之也久故其審之也詳伏念

皇上御極之初始議遣使東西洋諸國

敕令內外大臣各舉所知

聖謨廣運備極周詳祇以風氣初開研求未至中外所薦旣屬寥寥其官階較顯聲望較著者或頗憚於遠役不欲自羈或稍謝於專長未敢自信每值更換之際時虞選擇之艱至若遇事之流非不諳究語言難免沾染

洋習梯榮之士非不高談時務或僅掇拾緒餘此輩舍短取長祇任隨員繙譯提挈綱領專倚使臣惟是大猷不裕不可濟艱難大本不端不足資矜式以中國幅員之廣聰明才傑之多誠令導之有恆養之以漸庸詎不能勵彼豪儁宏此遠謨臣竊思賢才薈萃之地莫如翰林院衙門

國家設官初意惟翰林不任以職事蓋欲擴其器識以待大用冀其無事不習無職不宜也往者粵捻諸寇勢燄甚張賴曾國藩駱秉章胡林翼李鴻章等由翰林出膺鉅任而大難以平邇來翰林人員稍形擁擠往往有

通籍二十年未得一差未轉一階者誠由

聖主俯念時艱激勵俊彥俾珍日力其勉壯猶則以黼黻之才出潤敦槃之色以羽儀之選懋成樽俎之功乘時建樹誰曰非宜導之豫斯儲之博儲之博斯選之精臣於翰林人員熟識甚寡偶知一二謹陳梗概查翰林院編修曾廣鈞係曾國藩之孫曾紀澤之胞姪才華卓越博覽多識經世籌略尤所飡聞方其年未弱冠前大學士左宗棠與談洋務竦然驚異推獎甚至翰林院編修江標研究羣書好學不倦留心時事志趣卓然翰林院編修王同愈諳曉輿圖兼涉西學周歷邊塞能耐勞

苦以上三員年力均富儻蒙

敕下總理衙門存記酌備出使之選該員知有以自效當奮寬閒之歲月研遠大之經綸卽遲之一二十年該員等資望彌深器識彌宏授以重職必有明效斯途旣闢賡續無窮似亦

聖主因時提倡轉移氣運之要端也臣奉使歐洲默察情勢深知使才關係頗鉅有所見聞不敢緘默仍當隨時留心訪察仰副

朝廷旁求之意所有保薦使才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庸盦海外文編卷二終